

所以那個結論就是我王方向拉錯了DPS死光了，所以重打吧。

臭大叔，我要愛愛！

我真的滿擅長把短短幾句話說得毫無重點，哈哈。

該改，改了兩三個月了還是這死樣子的，其實我也不是很在意。
因為我的裏人格就那樣，但我表人格會維持好的。

page 39

就想到INFJ在小O書上被叫小老頭這件事。

偶爾我媽會這麼說我

「人家是一塊錢打上二十四個結妳是一件事打了二十四個結。」
但她才是幫我打上結的人。

就像你覺得對我是動力的事我卻抗拒得要命還頑固起來。
明明是很開心，也想著該怎麼讓自己去接受你的善，可越想就越死牢。

明明一個個的正透過你在打開，一個不小心就把自己勒得半殘，
你說

「就知道有多心疼妳。」

看著你一句一句的明明白天才被摧殘到一點生命力都沒了的感覺，
才把手機放在家讓你清淨一會，又馬上把你抓過來諮詢一樣。

我看，我以後要給你很多顧問費。

可惜沒有兩億給你，不然我就幫你塗滿滿的再把你抱緊處理。

你又說

「遺憾沒有太多時間陪妳。」

我覺得你很會騙我的眼淚呢，雖然不值錢，下次要給人家很多...

還讓你說出了對不起，明明是我覺得這樣對你比較好省點麻煩什麼的，
卻讓你好像做錯了，但不是的啊。

我真的很想你啊，昨天想著你好好睡了一覺呢，你出差一趟真是太要命了。
我要帶上全部玩具跟你一起玩！

晚上塞在高速公路的車陣裡，看著遠處你的辦公大樓區域正上方頂著一朵特別的雲，
但我沒帶手機出門，下次畫給你看好了。

根據研究啊，越常做愛的人有快樂的賀爾蒙，
有你，遇到你，我是真的很快樂，所以不要道歉，哈又回到剛認識的時候了，
多給抱抱跟親親就好。

你說

「不論妳怎樣，我都不會變。」

嗯，我頂多就是去哪流流浪，拍拍照給你看，偶爾回來坐坐你身上抱抱你親親你，
我知道就算很久很久後，你吻我的話，我依舊會想起你心跳的聲音，微微顫抖，
分泌出很多巴氏腺液。

page 40

想起跟你下午的對話，想著明年我要幹嘛做什麼編列預算到哪，
雖然今年我也很想自己去一個地方，那是他對他說了多年未曾實現的事。

若一個人對自己毫無行動基本上跟死了沒兩樣。

說起來好像從一開始到結束都沒有任何關係。
就連至親都不覺得有關係的話，那也滿實踐人本來就是個體這件事。

偶爾想送禮這件事好了，如果是我開口，我暗示，我隱喻，
那份東西對我來說都不是很真誠的，所以我會傾向於自己買單，
那至少對我來說是一種流水帳，也就單一沒有太多想法。

但這樣說起來這件事本身就很弔詭。

說起來還是有點偏庸俗少女心，希望對方自動自發的去做這件關於贈送的事。

即使知道人沒有感知能力去感知另一個人內心的想法，只能憑藉著對方的肢體聲調行為，

去判斷這東西對他來說是幾分。

而人又都是戲精，就像我看了一陣子的諮商，始終沒說出那張驗傷單跟其他的事。

對方大概只能想著

「她肯定有更多沒說出來。」

可能是什麼A引發了B，而C又帶出了D。

或者更多的是我只是領了她兩千塊就兩千塊了事，也不做些什麼，更多的是，啊終於可以幹她了還管她心裡怎樣。

就是那種層層堆疊後你也不知道，靠北啊，到底收還不收，要還不要。那種內心戲很多的層面。

為了讓你能理解我一連串詭異，其實之前那場什麼的經過之後就好像，什麼都可以講出來了。

I dot car那種鄉民自嘲還能笑到翻過去那種感覺。

你說

「關於信任這件事也很看人。」

真的呢。

本身很喜歡一件事沒有錯，但往往都會經過了幾個步驟後才能跳到那一部分，但我跟你之間好像直接跨過了很多事情。

不過也可能我本來就喜歡對自己按skip這件事。

你曾說

「有時候散發出來的氣息就是會讓人想親切地去對待。」

嗯，我想那時候的我一定很純潔無瑕，才能讓那些人如此友善待我如女兒。

在你面前其實我也很單純，因為我除了跟你大腦的對話以及身體接觸擁抱跟親吻，

其他的什麼都沒想。

也是挺肉慾的。

但某種程度上來說，你幾乎貼近我的心靈支撐點，足以
施力X施力臂=抗力X抗力臂； $F_1d_1 = F_2d_2$

hahahaha

真的很想你，一放鬆下來身體都在回憶你。

我其實還滿喜歡觸手情節的，很色，被塞滿滿的。

每次睡醒後回頭看，

又把短短幾個字說成了一篇廢話，全文重點坦然一點不行嗎？

面對社會或許可以這麼多內心戲，面對你應該是不用吧。

就像你立刻就要露出胸部道歉一樣，說起來我就是個不夠面對自己少女慾望的人。

但如果是瑟瑟的事我就可以很坦然，這到底什麼扭曲心態。

page 41

那本符號學，我反覆看了幾次，期限已經接近。

背景是羅蘭去了日本，用著觀察日本這件事而書寫出來的一種符號概念，

其中他又提到了，A可能是A又不是A，想起那句

「我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比起跟人面對面的交流，閱讀文字曾是我的精神糧食。

自從到了台北，人家對著我的平台說

「別寫了，妳現在身邊的人一個字都吃不了。」

也是呢，那時是生活在什麼圈子裡呢？

一個鄉下女孩覺得可以闖闖，那所謂的上流大人世界。

但那些人對我說

「小妹，妳如果不是四大家族，就別提自己是望族。」

在那群人裡我才意識到，啊天外有天啊。

或許是經歷過了這些，物慾對我瞬間就成了零的存在。

也在那時候我嚐到生為女孩子，尤其是自己可以被禮遇的時候，

原來那些我努力要死維持的東西，也都可以歸零。

想起小時候，人家常對我說

「嘴甜一點這些都妳的。」

到了這時候才會覺得

ちくしょう！

話又說回來，大概我們都是那種把痛都給自己，想最快最短時間內處理掉，
那勢必就會損失很多。

偶爾，大概是基於這種心理狀態，每次見面一定給你帶些什麼，

即使你說你不需要，不要買，

但我就是想做這件事。

我並不是不收禮物，而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念皆傾向於自動自發罷了。

這些都是我心裡願意也想跟你一起享用的事，想讓你知道，

只有你跟我時，我把你捧在手心上用力疼愛著。

當然不只是因為那些類似的東西，而是這人也要散發著我本能不會想逃的氣味，
才有辦法產生同理。

我想，我的身體大概比我的理智還要想你。

page 42

夜深人靜，一個人待在LDK的房型，只剩下spotify陪我一起嘶吼

Oh oh oh

Oh here we go

Walking talking like you know I want your pretty little psycho...

對了，我也特別喜歡嘶吼唱歌，所以聲音才這樣整個壞掉了。

今年我好像嘶吼了兩次還三次對她還對他都有，

但往往最後想竭力吶喊幾乎都成了——的狀態。

他說

「把它帶走，我不要留。」

其實他說的它，就是我說的自動自發，也是我們還沒住在一起前對他產生了，
嗯這人好像還可以繼續相處。

剛開始都是我主動找他，他只來找過我一次，先前讓我迷得暈頭轉向的男孩說
「每個月我都自己下去接她再送她回去，整整N年。」

我不要他了，這麼多年的自以為有在對方的世界裡。
或許我也只是想要被需要，如同你說
「只要妳需要我。」

我也想跟你說
「只要你需要我。」

男孩說
「她就這樣走了，不要我了。」

他就像肉體陷入睡眠狀態，但靈魂常常遠遠看著自己暗戀的女孩，
一位活潑外向營隊會出現的女孩，長相跟我有點類似，生日跟我同一天，老家很
靠近。
但她聲音還特別好聽，身邊圍繞著一堆拍抖音的小哥哥們都還沒入伍呢。
男孩是高挑又纖細的外型但很靦腆，聚會老坐在角落不發一語，
用著厚厚瀏海遮蓋雙眼，講話略帶生澀。

那時發生了他養女人的事情，我們幾乎不太講話。
那些冥冥之中的注定發現，一直都在，為什麼要忽略這麼多年。
到現在也不清楚。

我打遊戲幾乎不加好友，不加私人聯絡，不開DC，不開語音，
永遠都在沉迷做任務玩成就，榜一打開我有在TOP10就好。

男孩說
「等妳來這，我帶妳去哪看夜景，買什麼吃的給妳。」
我這人貪吃，也貪景，有次他喝醉了說
「要交往嗎？」

我跟他說，那以後就麻煩了。
他應該是第一個跟我用口頭用字準確，確認關係的人呢，

那時我還跟誰住在一起，真的要奔，沒有把握就無法什麼都不要的逃。

這大概是長大後覺得做事要有計畫要有方案A也需要B，說起來聽起來都比較像自私的。

反正就是一種捧著碗吃還看別人的喊燒，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立場。

即便我每天處在那些也不是D/S的關係的施虐。

所以你問我不立刻撤退是不甘心還是？

其實都不是，雖然花錢大手大腳的，但很多事情我還是算得很精。

畢竟我現在環境教我錙銖必較啊。(笑)

總之呢，那是一段很悲劇的事，但也是一個起心動念。

就像一個年輕一無四處的女人就嫁為人婦，被打被強姦也無法說不要，

因為離開後她什麼都沒有，怎麼重生，不知道，

不安的環境其實是很可怕的，至少我嚐過那些滋味而不願意再如此。

並非你不能真正成為後援，而是若有個意外，也許你也就不見啦。

事實上就是萬事難料，人都想自保。

其實我還真的是個戀愛經驗零的人，而有點我難以想像你的狀態，正確來說是，我想知道雄性在想什麼。

就像我跟你說哪些事我跑去問誰，

跑去餵google看低能卡想找個相似的數據參考。

但其實都不是答案呢，因為人性是多變的，這句話我們也各自講過好幾次(笑)

更可怕的是，從小我就不問人家，那我們的共識是什麼，從沒。

就連183那麼貼近我一輩子的人，最後輸在兩個字上。

他看不透我。

我想那又回到多數男人的本性就是想掌握對吧？

就在你說出那些事情後，我敢肯定，你很大男人的lol

就像回家後深色的底褲上都是乾掉後的痕跡，即便沖過水擦拭過才穿上底褲。

今天滿滿觸手感，很色很色，色到身體很貪婪。

下次也要這樣那樣的。

但我猜，我想要的對象，是那個我出差出國回家後，看到家依舊正常運轉，

在下機後甚至可能有對方貼心的安排，被知道行程我一點都沒什麼好藏，
如果想加點愛，那倒是很好啊。

他原本也不是個壞人，就在我揹著一個60公升的背包要去哪時，
他拿出一個護身符給我掛在那個背包上，
說

「注意安全。」

我想是時間證明兩個人如何的不適合而都沒有好好處理變得破碎不堪。

你說我善良？我想是我想保有一點人性，不然就太冷了。

若是從前，我是直接從A地消失任由我自生自滅甚至毫無安全線的放縱自己。
那個我，才叫人害怕。

於是你那些想對我壞壞的事一點都不壞呢，再更殘忍點我想我都不會反抗。
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page 43

我想更多的是認為你是個可以這般對談的人，才會有點毫無忌憚的對你說一些
話，
但每每說出之後都會想，

這個用字這句話這麼說不大對，
因為更多的是說話同時跟大眾理解是背道而馳的

就像我一直很擔心你以為我在暗示什麼，其實我還真沒想，
我可能只在意你更多的是有沒有時間去把模型做好時抱著小光說
你看我做好了喔！很棒吧

然後小光就看著你也露出開心的樣子咪咪可能還會作勢想推一下這樣就被你抓起來說不行喔

或是電路板啊吉他啊玩到一半想歇會了就躺在懶骨頭上嚙貓吸貓放空

就像我最近越來越能什麼都沒帶就走出門去上課或者去做瑜珈，那是一種很放心的狀態。

雖然剛剛回來覺得，阿沒帶錢包手機還是很麻煩想買個小吃還是得用現金

回家路上我突然被敲醒一樣

能明白為什麼最後四哥的弟弟要我不要在出現在他們聚會上我是個每次回去都會帶上我從哪回去的伴手禮，順道再去手搖店買個十杯飲料提去四哥他們家

你知道的中部多數都是家庭代工的那種企業，於是房子跟廠房一起也是很正常四哥家就變成我們常常聚會的地方，因為他們國中爸爸就離開了，兩兄弟自己扛代工，從負債的環境扛了十幾年才打平，四哥的弟弟才敢娶那個陪伴他十幾年的女友更多是在彰化那群朋友我們都這個年紀了才生小孩的人也是50/50狀態

我記得他說 國外回來了不起喔 台北住久了了不起嗎

啊！我才明白我就是那種會扼殺亞洲男人雄性象徵的人

比方說我跟你說我想要跟你平起平坐嘛所以你出了什麼我就出什麼

而不是那種BBS上阿 低能卡阿 台灣人的IG 大陸人的小紅書都在跟你說這就很奇怪了，日本的未婚女性上班族反而都是用著自己薪水去讓自己美美的啊也不覺得那是另一半的義務，除非是嫁入對方家裡當然日本男人也很大男人是對家庭那一塊

普遍世俗男人就是要負責一個家女人就是打扮漂亮都是為了讓男人有面子，所以這個美容的錢你也要負責但我在信義區時其實是跟著一群從澳洲墨爾本回來的團隊混在一塊，

我們的聚會怎麼聚而成的不打緊，但會不分男女去買單這件事是肯定的，
但那男女只侷限在是澳洲回來的女生才會跟我一樣去做這個動作

從這種小地方那些留學回來的人你看他喝醉了怎樣的，
卻每一個動作都看在心裡
就像未曾拿出錢包甚至還阻止我的台灣女生就常常背後被他們數落
只能睡的女人

真要談生意，人家還是都找我

當然啦裡面也不乏有騙子什麼的，我就是眼光有點差

但也不能說差，就是傾向能接受被對方付錢這類的人都有點無賴

還不分國籍這樣，這是真的呢

我也不是被這樣的觀念洗腦我才能做成生意，也不一定啊
一直被包養的女人甚至有的還用著養他們的人開了公司越做越大

就是那目的性很強的終點是什麼
過得舒服過得自己想要
但這都是我的想法

於是才有回收訊息的動作
我喜歡的我想要的不代表貓貓會想要
就像我覺得我們常常吞自己的血甚至連斷牙都往肚子裡塞
但那也只代表某種承受上我們一致

所以啊，我從未想過改變貓貓什麼
即使知道貓貓不會因為我說了什麼而變而怎樣的
我還是會先把這條界線畫出來
讓貓貓安心

我是那個回頭看還會看到你的人不論我走多遠多久

就像最一開始你說
恩緊急連絡人可能可以寫我這樣
恩你有想到我有信任我就很足夠了

雖然我也很想這麼做，但如果我在大洋洲什麼的十幾個小時
趕得上坐上去嗎XDD

晚上我借了一本叫什麼女人的絕望 一個日本女詩人寫的書
看著看著想起很久以前我真的很想考個文學所
台大又有個學程沒學位的那種但研究性別
覺得唸性別平等這種研究好像也不錯

反正我也不在意現在股市多少了我就得要去追上
只想過自己的生活

就想起你有一一篇寫著什麼學者的長篇

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是一種快樂
承擔別人的責任是一種抑制快樂

你總說我善良
不

你才是最善良的那個
我自私了一點

就像我跟他會在一起是因為我媽的年老生活不用我負責
他爸的老年生活他也不用扛

但他還有個媽
早些年我常常跟他說南崁的家可以賣掉怎樣的一起用那個錢換個大房子
把他媽媽接來
他就覺得我在算計他

明明是他想照顧媽媽這樣

就像他外婆要長照要有人去家裡救援我都第一時間幫他把事情做好
他外婆卻問他說 我給他養 我花他錢嗎

真是很大的誤會

很多思維我是不敢碰的
所以我是分很清楚的界線

因為我討厭麻煩
就像你南下處理那些事
我第一個想法是我會不會被找麻煩敲一筆XDD

說了這麼多沒頭沒尾的
其實想得更多的是你跟兒子們開心被咬的畫面
然後我自己想想樂到不行這樣

貓就該有貓樣
我也只是透過玻璃窗看你罷了
又怎能知道你到底快不快樂都是我的註解罷了
就像可憐的東西那部電影一樣

其實剛上映時我很想找你去看的
但你是大忙人啊(笑)

page 44

一回家送出後直接昏睡，醒來想起你昨天在體內的衝刺一陣飢餓。
把放在床頭的絨布袋打開各自套上保險套，一隻插入一個放到陰蒂上，
拔出來的時候底褲整個濕透。

把套子反捲起來要丟掉時，被濺起的水噴到臉，才看了看裡面的體液，
順手拿起手機留了紀念。
已經好久沒看過自己那麼多水，下次給你看。

一直在抑制自己在你面前不要失控到像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
於是會夾緊雙腿或者抓緊你的手停下來。

就像你今天在我上面時，居然可以像我坐在你身上搔刮到很刺激的位置。
但是體液一直流出來的不安感，一直問著你是那樣嗎？

因為我有點太多年沒做愛而分不清楚，到底那是什麼。

我忘了，我具體說什麼，但好像是這麼說

「怎麼辦，大概沒人可以像你這樣給我。」

你說

「妳是我的。」

「嗯，我要當你的精廁。」

好像途中還說了這麼一句曾經很洗腦我的話。

每次你側著臉把耳朵靠過來，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很靠近就想抱著你的頭。

真的很喜歡很喜歡跟你做愛，尤其想搶著舔你的手指從下體收手時。

我說

「怎麼辦，我都想不起你正經的臉，滿腦子都是那個色氣的你。」

那是真的，一點都想不起車上正面的樣子，即使才剛看過還是想不起來，
一直看著你的臉笑著說

「怎麼感覺好像老了許多。」

從你背後抱著你的時候，手跟手可以交疊的距離更多了，一定是你瘦了不是我。

或者我可以更用力一點抱緊你而不是只敢靠上去。

倒是，今天這裝扮去學校，很多熟人從我旁邊經過都認不出我。
是不是那些裝飾品太可愛了啊？(笑)

畢竟最近你不在，都穿著oversize大叔襯衫跟單車褲，一頭亂髮去學校。

想想等冬天來穿個蘿莉塔還要搭配很浮誇的TOKYO BOPPER鞋
跟裙子同款的絲襪好了hahaha

我都快忘了，我也曾跟誰做愛過，還每隔幾天的做，
雖然誰不會像你這般親吻我，但發現很容易潮吹後，就常常先拿個浴巾鋪在下方。

下次我們來放浴巾好了。

話說，剛剛打開禮物，上網找了找保護殼買了一些周邊，我會小心使用它的。
下次帶去找你(笑)

還記得第一次見面在車上跟你說

「現在多好，一點責任都沒有。」

大概是這種愉悅的心情，才能跟你很有愛很有愛的做。

「在這，你很愛我。」

我好像在你上面時低下頭吻你這麼說著。

嗯，很愛你也很愛我。

page 45

偶爾會想起一些事，會開始問自己。

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都在開車，
最高紀錄一天可以開上兩百多公里，維持了一段時間。
早上六點多梳洗後吃點東西就出發，就這樣一路往北開，一直開上去，
沿路只要有海，就下去看看。

我想去66號公路，喜歡荒蕪感。

與其說一直寫日記，是我在求救嗎？我在記錄什麼嗎？

嗯，更多的可能是我可能一直在透過你找回我自己。

很喜歡做愛 ☒

很喜歡文字 ☒

很喜歡一對一對話 ☒

很喜歡親密感 ☒

很喜歡一起吃飯 ☒

很喜歡靜靜的陪伴 ☒

也喜歡坐在旁邊聽人說話 ☒

很喜歡被撩起頭髮接吻 ☒

很喜歡不以為意的小動作 ☒

很喜歡內射又可以不用生小孩 ☒

很喜歡那些生活瑣事讓我想起瀨戶内海✓

喜歡你搭著我搭過的船運路線跟我分享✓

喜歡你走在我走過的路上跟我說有些新發現✓

後來發現就算不兩人一起做什麼，

我自己走過經過大概會會心一笑想起你一邊怎麼樣怎麼說著自己狀態的你。

也就回到了最原始的狀態，

對的，不論你長篇大論或我呼嚕呼嚕的，

最終我們都能回到原始狀態。

這是很妙的事。

晚上設定著你給我的禮物，我想著這個禮物的第一次要幹嘛好？

那個禮物的第一次要放什麼好。

嗯，有點想拍下跟你交合的當下，貼在冰箱上！連那個相框都買好了，

這有夠腦洞大開的。

其實很不喜歡對你抽絲剝繭的那跟剝洋蔥很像，

但剝我的是我自己，會哭的人卻極有可能是你。

快結束了，這學期。

等我放暑假了，可以看場電影了嗎？(歪頭)

對了，其實我很放浪形骸的，每次整理過去的備份時，

都會被那個畫著煙燻妝眼線被汗水暈開坐在哪，衣不蔽體的自己嚇到，

等我傷都好了，大概一字馬倒掛在空中的都給你來一輪這樣。

如果你想騙我尿尿地方，等你想開發的時候再玩嘛聽說一開始很痛的！

這句話其實挺變態的你不覺得嗎？

我已經笑到不行了啊...大叔。

週六都要到誰的辦公室討論事情。
每次談一談都會有種奇怪的情緒產生。

那種情緒偶爾來自人性，偶爾來自 $F=MA$ 然後會想起Démon de Laplace
這時就會很想拉開木椅坐下對吧檯喊一句

「とりあえずビール」

喝了幾口後又會想對誰說著
「はいっ！カイジくんビールお買い上げ！」

有很長一段時間，瑟縮在幾家怪奇的店裡，
只要誰報上我的名字就能喝上一杯酒拿走我的庫存。

「反正她會再補上的。」

拿走的人都這麼想。

在辦公室時我學起他模仿我的樣子對著誰說

「我應該算漂亮吧。」

坐在另一排的人突然都轉頭對著我說

「嗯，妳確實長得很漂亮。」

這種對話每週都會來一次。

在每週的談話中，不只在重建我自己，也在釐清我的方向該寫什麼，
我的下一步我該怎麼切入，讓整個更完整。

就像偶爾會丟一個問號讓你陷入

「嗯，我先整理一下再回答妳。」

他在那段時間裡到底有沒有對我說過一句好聽的話，沒有，
當然也有人說他其實也沒說錯啊，就很真實的答案。
我就不是他那個對的人，而他也不是我要的那個，

因為那道傷太痛了，我前幾個月還會為了幾年前那事難過到不行，
每隔幾天幾週我就會發作
你說

「別那麼容貌焦慮嘛，很美笑一個啦。」
嗯我知道很幸運的不太需要像別人那樣大改才能得到自信。

就像你說的別人對我千刀萬剮的，他只是搥我兩巴掌不過分吧。
結果就在那每天的兩巴掌裡，我每週都會聽到一次人家說我很漂亮，稱讚我的話。
更多的是我每次想起他的反應，那種離散的狀態。

睡不著，從冰箱拿出一盒冰一邊吃一邊想，
想起昨天，應該說最近，之前跟你說被表揚了，也就想到字這件事。
他的字是非常好看到常常去那種需要手寫什麼的店時，被誇獎而被記得的類型。
老闆娘因為記得他了下次還多給他一份點心一杯飲料的奶油犬。

後來想起剛認識他時說了好多幹話的日子，
擦護手霜只是為了讓他去外面撫摸女人罷了，
修剪指甲只是為了去摸別人罷了，
他從不摸我的，甚至很討厭我靠近他。
其實他的性癖我也記得，他從未對我做過。
你真是輕鬆就跨越這個多年。

記得曾說我有很多裝備，有陣子真的很努力了呢，
想成為他電腦裡看到他想要的女人樣子，但不論努力多久多少多快的轉變，他說
「妳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只要一洩氣，我就哈哈隨便啦得過且過，但也不離開是為什麼，我始終不知道呢。
別人都會錯愕地說他也太扭曲了吧，太奇怪了吧。

你也想暗示著明示著甚至拉起我的手要帶著我徹底脫離那個環境。
「但妳怎麼沒跑？還愣在原地那麼多年才想到要跑。」

你用了這句話回我
「あの青年は人のしあわせを願い、人の不幸を悲しむことのできる人だ。」

それがいちばん人間にとって大事なことなんだからね」

(那是人間少有的不離不棄被當北七)(被逗樂了)

嗯，你也是啊。我們是怪人二人組了。

總之呢，就先喝一杯冰涼的啤酒後剩下的睡醒就忘了，
你更多的抱抱親親還有滿滿的愛就會好了，
下次也要這樣那樣的。

最近排卵期肚子痛得很明顯，
但水量有恢復到第一次做愛的感覺好像挺好的。

我知道你一直在調整自己的，昨天一整天沒帶手機出門，
想了想，嗯，陪伴這樣的我本身就是一件很為難的事。
所以才很快就幫你給的禮物裝飾裝飾啊！
可以一直很有愛的水乳交融狀態，
已是很幸運的呢。

page 47

已經幾乎快半年甚至一年沒什麼下廚，我是指除了水煮以外的菜。
從兩大超市各提了一些廚房用品，冰箱備料，站在廚房又熱又累，
果然是受傷後真是一點重物都提不得，疼得要命。
想買的飯捲簾子買不到，但又很想吃韓式只好拆了年糕魚板的炒起紅蘿蔔後，
燒一鍋水，把主食燙熟煮軟，再倒進炒鍋裡加入韓式辣椒醬，煨煮。
最後再細切一堆高麗菜絲撒上去。
拆開半張海苔捲用手抓起一片包著鍋裡的食物坐在地板上進食。
這一鍋可以一直吃到半夜，剛好要做最後一個統整，大概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很想買一杯韓劇裡常常看到的像星冰樂杯子裝的咖啡，感覺要這麼多的咖啡因。
昨天你說你回想以前到底做了些什麼，
我想著，那時我跟家人從日本帶了柳宗理鑄鐵鍋好幾個，一台象印IH電子鍋，
最一開始還有調理機，一台有上中下火的烤箱，一台小V鬆餅烤盤幾乎全買了，
還有一台攪拌缸呢用來打麵糰的，還有一堆分裝盒一堆道具。
一台冰箱一台冷凍，還買了各種啤酒杯給他的，
對呢你知道啤酒杯子還細分很多種，
我起碼就幫他買了一半。

總之是個很齊全的廚房，做什麼要什麼都難不倒。

只差沒買製麵機，有陣子很沉迷於中式麵食，什麼都自己做，

但只要有面積的工作桌，沒機器自己手切也行的。

但最難忘的大概是母親以前做的煎餅跟麵疙瘩，

其實不只追著父親的影子，也追著很小的時候看著母親的背影忙進忙出。

她常說，外婆是個醃製物高手，於是家裡有個沒什麼光線的小房間放滿了一罐罐的，

梅酒也好，同學供應的樹葡萄酒，菜脯，甚至偶爾還會看到奇怪的東西混入。

說起來家裡還有幾個類似小地窖的地方，陰暗，可以躲進去幾個人。

我好像就曾躲在裡頭過。

說到底，是我太想要一個常規的家。

但很快這些都變質了。

兩個不互相喜歡的人，說不上喜歡的樣子，更多的是那種伸手觸碰會被掃開，甚至被怒罵。

每次每次都是這樣的。

他無法同理別人做這些事，因為他是他自己。

他不會認為這些我甘之如飴的事是他也要的，他並不想要這些，

就像那句

「我可以吃7-11就好。」

「我可以花錢請年輕女大生來幫我整理家裡，甚至還可以裸體。」

第二年我就將設備全轉手，只留下一個可以煮方便麵的鍋子，

一個偶爾可以煮咖哩的湯鍋，一個不太大的平底鍋，偶爾煎顆荷包蛋，

炒個需要過油，才会有營養素的食物。

越簡單後的生活，開始出去上班，減少生活的摩擦，才又是繼續住在一起的原因？

但，那事，我過不去。

我沒辦法再有耐心的最後一年，開始會調侃他，人家說幫我放個洗衣服水不如就別做了，

姐姐說妳沒幫他做到體面，這樣不行。

或許這才是他開始捏我掐我的原因。

又說男人需要教育。

但，我是傾向原本的他就是他，我一點都不想改變，更多的是在我心中很多事，大概也沒性別之分，就是互相。

如果都要因為我很難過很傷心才要改變，那不是很消耗我跟他嗎？

寧願對方是自己出自於開心的心情去分擔，那我就沒有什麼為難。

那是一種自動自發的意願，如果都要人家逼，那就真的不如算了吧。

其實我一直有備份轉帳紀錄的，或許我不想太殘忍的去對他開誠布公。
事實，就是如此，真要說我會舉起我的手掌只露出小拇指轉一轉手，這點闌珊就算了吧

page 48

好的接下來兩天的白天我都被淹死在算計裡，
第三天跟第四天也是匆匆忙忙的，
算的那個人是我，計的也是我。

一個多月前誇下海口說
「好好好我來就好。」

做了十分之一，網頁瀏覽器大概二十個分頁狀態，
工作區也開了四個軟體後就呈現史萊姆狀態，又躲去廚房開鍋拿起東西吃，
敲了一雞蛋跟寬冬粉進去後，想起螃蟹粉絲煲。

還買了一杯楊枝甘露，你上次提到說很好喝，
下次買這個給你喝好了，不過是輕盈版還無糖喝起來水水的，
應該會被你咬幾下脖子，嘀咕著不好喝。

多數時候是很討厭跟人相處的，因為很麻煩，索性就自己一肩扛，
更多的是我有一種奇怪的癖好，一旦喜歡不上這個人，就無法客套起來，
甚至會像日本人聽到英文那種本能反應閃躲。

當然現在那些人也不是很討厭的人，每個都很好，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點心，
不像剛認識你時有幾個人只會來問我怎樣再一副肚子很餓的拿走我的飲料餅乾，
最後再惡毒地說上一句什麼不懷好意笑著走掉。

真是謝囉，每次從你車上下來，就很希望說那些話的人遇到我，
一定狠狠的肘擊他前胸，再踩踏他幾下。
斜視看著他說

「我現在可以脫下內褲給你，上面滿滿大叔的兩億。」

這般變態，真糟糕，這才是真的我吧。

不只外表受傷很明顯內心也很破碎，
其實更常常戴著耳機提著袋坐在靠哪的位置，